

中国连环画名家经典·贺友直

艺术顾问：姜维朴

主编：于瀛波 刘 昕

贺友直



书馆

湖南美术出版社

中国连环画名家经典·贺友直

艺术顾问：姜维朴

主编：于瀛波

刘昕

贺友直



474923

湖南美术出版社

474923

艺术顾问：姜维朴

主 编：于瀛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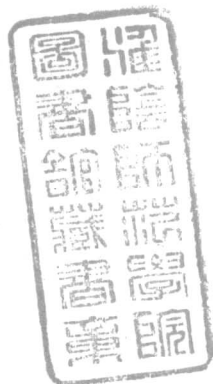
刘 昕

责任编辑：刘 昕

曹 勇

封面设计：川 峡

责任校对：武黎黎



中国连环画名家经典·贺友直

出版·发行：湖南美术出版社

(长沙市人民中路 103 号)

经 销：湖南省新华书店

印 刷：湖南省新华印刷三厂

开 本：890×1240 1/20

印 张：6

印 数：1—3000 册

2001 年 2 月第 1 版 2001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356-1446-9/J·1363 定价：20.00 元

中国连环画名家经典·贺友直



贺友直 1922年11月出生于浙江镇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编审,兼任中央美术学院教授,中国美术家协会第四届常务理事、连环画艺术委员会主任、上海美协分会第四届副主席、中国连环画研究会第二届副会长。连环画作品《火车上的战斗》获得1957年全国青年美展一等奖;《山乡巨变》于1963年获全国第一届连环画评选一等奖;《朝阳沟》于1979年获建国三十周年全国美展三等奖;《白光》、《十五贯》于1981年全国第二届连环画评选分别获一、二等奖;《小二黑结婚》于1999年获全国第九届美展银奖。著有《贺友直谈连环画创作》、《贺友直短篇连环画选集》和《贺友直画自己》。

中国的连环画艺术

连环画以连续的绘画表现故事情节或特定的内容,通常采用图文结合的形式,也有的只以绘画形式出现。中国的连环画渊源可以追溯到公元以前,春秋战国时期的铜器画已有连环画的早期形式。到汉、唐时期的石刻和壁画已有较为完整的连环画出现,如西汉洛阳汉墓壁画《二桃杀三士》,南北朝和隋唐时代的敦煌等地石窟壁画。到明、清时代,随着木版印刷的发展,连环画通过木版印刷出版,或上图下说,或左图右说,更接近今天的连环画。

20世纪初叶,连环画首先在上海形成广泛流传的通俗读物,始称“连环图画”,到新中国成立后,统称“连环画”。连环画又俗称为“小人书”,其一个含义是指它主要为少年儿童所阅读欣赏;另一个含义是指画面上出现的人物形象比一般单幅画的人物形象要小。连环画的读者除了主要为少年儿童,还有众多的成人读者,所以早在30年代就受到鲁迅、茅盾等文艺革命前辈们的重视,鲁迅多次为连环画的改革大声疾呼,在《“连环图画”辩护》一文中指出:不要视连环画为不足以登“大雅之堂”的“下等物事”,在《论“第三种人”》中认为连环画可以产生达·芬奇、米开朗基罗那样的伟大画家。茅盾在《连环图画小说》等文中也提出重要意见,指出当时遍布上海街头的连环画书摊,“无形中成为上海大众最欢迎的活动图书馆,并且也是最厉害最普遍的‘民众教育’的工具”。

新中国成立后,党和政府十分重视连环画工作,把连环画的改革和培养连环画编创出版队伍作为重要任务。到1956年左右,全国累计出版新连环画1万余种,总印数2.6亿余册,基本上代替了旧社会遗留的连环画而占领了青少年的文化图书阵地,获得第一次胜利。1963年由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举办了首届全国连环画评奖,共80部作品获奖(其中绘画53件,脚本27件),标志着中国连环画艺术形成了百花齐放的新局面。如刘继卣画的《鸡毛信》、《东郭先生》,王绪阳、贵庆余等人画的《童工》、《我要读书》,丁斌曾、韩和平画的《铁道游击队》,贺友直画的《山乡巨变》,赵宏本、钱笑呆画的《孙悟空三打白骨精》,王叔晖画的《西厢记》,顾炳鑫画的《渡江侦察记》,华三川画的《王孝和》、《白毛女》都深受读者的欢迎。根据古典文学和历史题材编绘的长篇连环画如《水浒》(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三国演义》(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岳飞传》(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红岩》(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也都在青少年中久久流传,成为几代人所喜爱的精神食粮。

在“文化大革命”的一场浩劫中,连环画事业虽然受到极大的损伤,但由于周恩来同志的关怀,连环画工作者在极其困难情况下也取得一定成就。粉碎“四人

帮”后,连环画在80年代又获得更大发展,1982年全国连环画共出版2100多种,8.6亿册,实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1981年、1986年、1991年先后由文化部、中国美术家协会、新闻出版署等单位举办了三次全国连环画评奖,极大地推动了连环画事业的发展。如获全国第五届美展一等奖的《枫》(陈宜明等人画),是深刻地批判“四人帮”罪行的作品,曾引起社会极大反响。又如获第六届全国美展金奖的《人到中年》(尤劲东画),对连环画的创作手法、艺术形式都有重大突破,反映了新时代的呼声。刊登这些作品的《连环画报》印制数量从80万份一跃而至120万份。由沈尧伊画的《地球的红飘带》,(中国连环画出版社出版)是一部反映红军长征的长篇连环画,由于编绘严肃认真,深刻地塑造了党的领袖人物和红军指战员的英雄形象,可以说将中国连环画艺术推向了又一个新高峰,先后在全国连环画和图书评奖中获4项金奖。连环画大型套书的编绘出版,标志着连环画在改革上的新成就,如浙江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的《世界文学名著连环画丛书》(共15集),1987年出版后,获全国连环画评奖一等奖,几次再版,印数高达35万套。还有专门为少年儿童编辑的《新编十万个为什么》(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也由于编绘手法新颖和内容适应少年儿童需要而成为长久的畅销书。

中国连环画在国际文化交流中越来越显示出重要作用,多次举办国际展览,为国家获得盛大荣誉,长期以来有多种连环画册被译成外文在国外发行。从中国连环画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成果,可以看出这样一些特点:它以美术与文学相结合,可以表现众多的题材内容,塑造各种艺术典型形象,是具有较强的表现力的艺术;它不断从中国民族艺术传统和外国艺术中广取博收,丰富发展自己,是具有生命力的艺术;它在进行思想教育、传播文化知识时,又潜移默化地给人以审美熏陶,引发人们(特别是青少年)对美术和文学的兴趣,因而又是培养和造就文艺人才的艺术。一代代忠诚的连环画工作者们,深知通俗绝不意味着庸俗、媚俗、低俗,而以高度的社会责任感,努力探求,勇于创新,为广大群众和少年儿童们奉献出一批批雅俗共赏的精品。面对改革开放以来的新形势,面对市场经济的冲击,连环画工作虽然也遇到一些新的严峻考验,但是,它必将以优良的传统和顽强的生命力,在新的世纪中创造出更辉煌的未来。

姜维朴

我读贺友直先生的作品

我读贺友直先生的作品是从60年代开始的，但认识贺老本人还是1982年秋，当时我在湖南少儿出版社编辑部工作，社里请贺友直先生来湖南讲学。我对贺老的印象是：他既是一位饱经风霜而又乐观开朗的老人，还是一位治学严谨而谦和的良师益友。

贺友直先生是我国著名的连环画家，也是中国当代的线描大师，他从事连环画创作50多年，对于我国的连环画创作和中国的线描艺术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把握艺术创作的总体规律，强调他自己创作中的独特艺术语言，幽默风趣的意境中蕴含着深沉的思想内容。他在《连环画创作谈》一书中，总结了他连环画创作的特点，那就是他特别注重的“四小”——小动作、小孩、小动物、小道具，并对这些特点一一进行了阐述。如怎样通过人物形体上有深刻内涵的细节动作来揭示人物的内心世界及其个性；怎样通过生动的孩童形象来协调或反衬画面的情景；怎样通过小动物来加强生活气息，增强气氛和赋予一定的象征意义，产生出音响效果；怎样通过小道具来表现一定的情节，并且把人物特定的情绪表达出来等等。总之，贺友直先生既是编剧又是导演，向我们讲述着平常人的故事，塑造出一个个普普通通而又鲜活生动的人物，令人感动、让人深思……从贺老偏爱的创作题材中，可以看出他对乡土的眷恋以及对普通老百姓的一片深情。

贺友直先生能倾注一生的心血，用他的艺术坚持不懈地为普通人服务，这是最难能可贵的，也是我最敬重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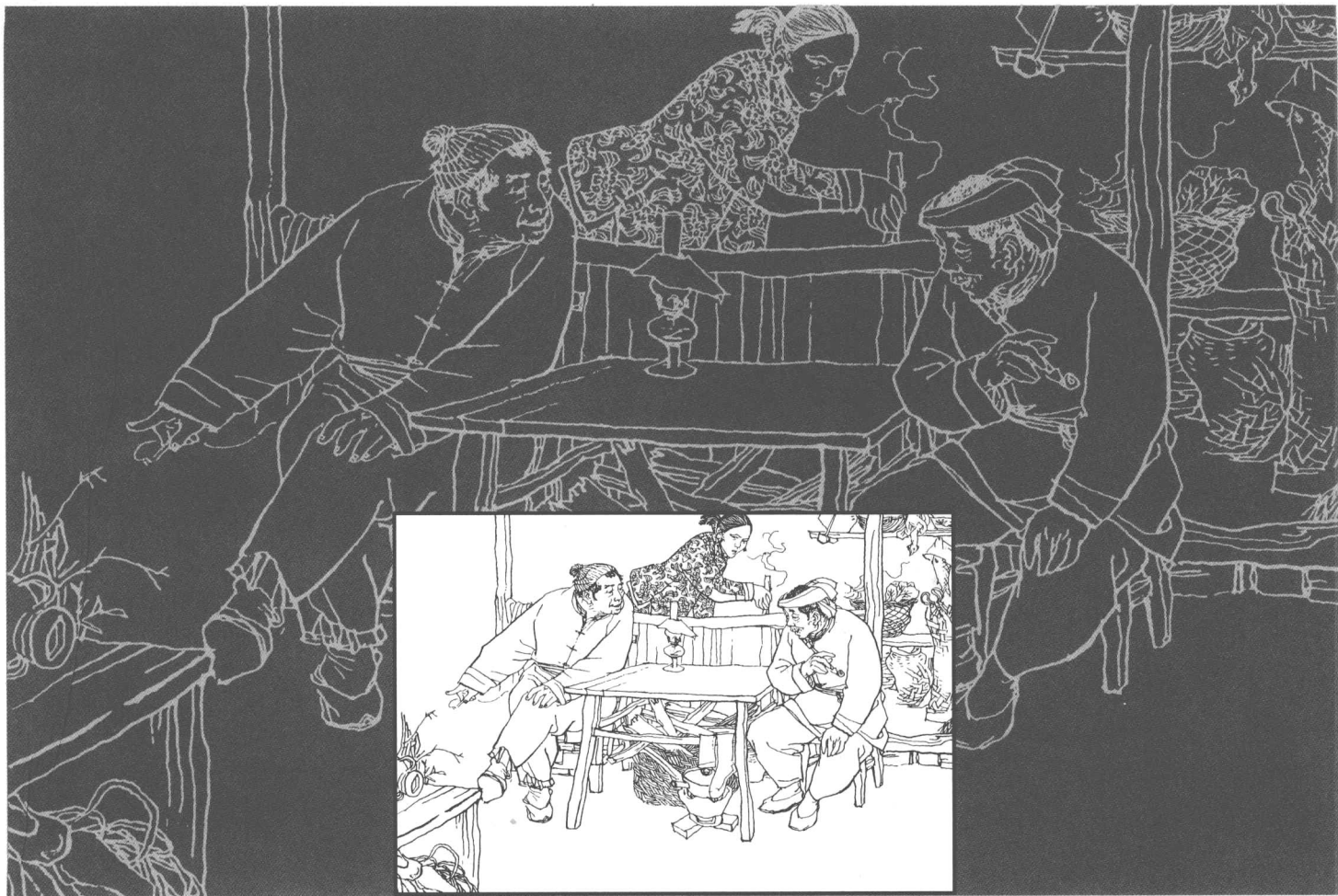
祝贺老身体康健，艺术永远年轻！

鄭小娟

2000年6月20日

名家介绍·贺友直

中国的连环画艺术	姜维朴
我读贺友直先生的作品	郑小鹃
山乡巨变	1
朝阳沟	25
李双双	49
十五贯	67
贼说话	81
天门阵	94
苏东坡题对联	109
编后语	113



山乡巨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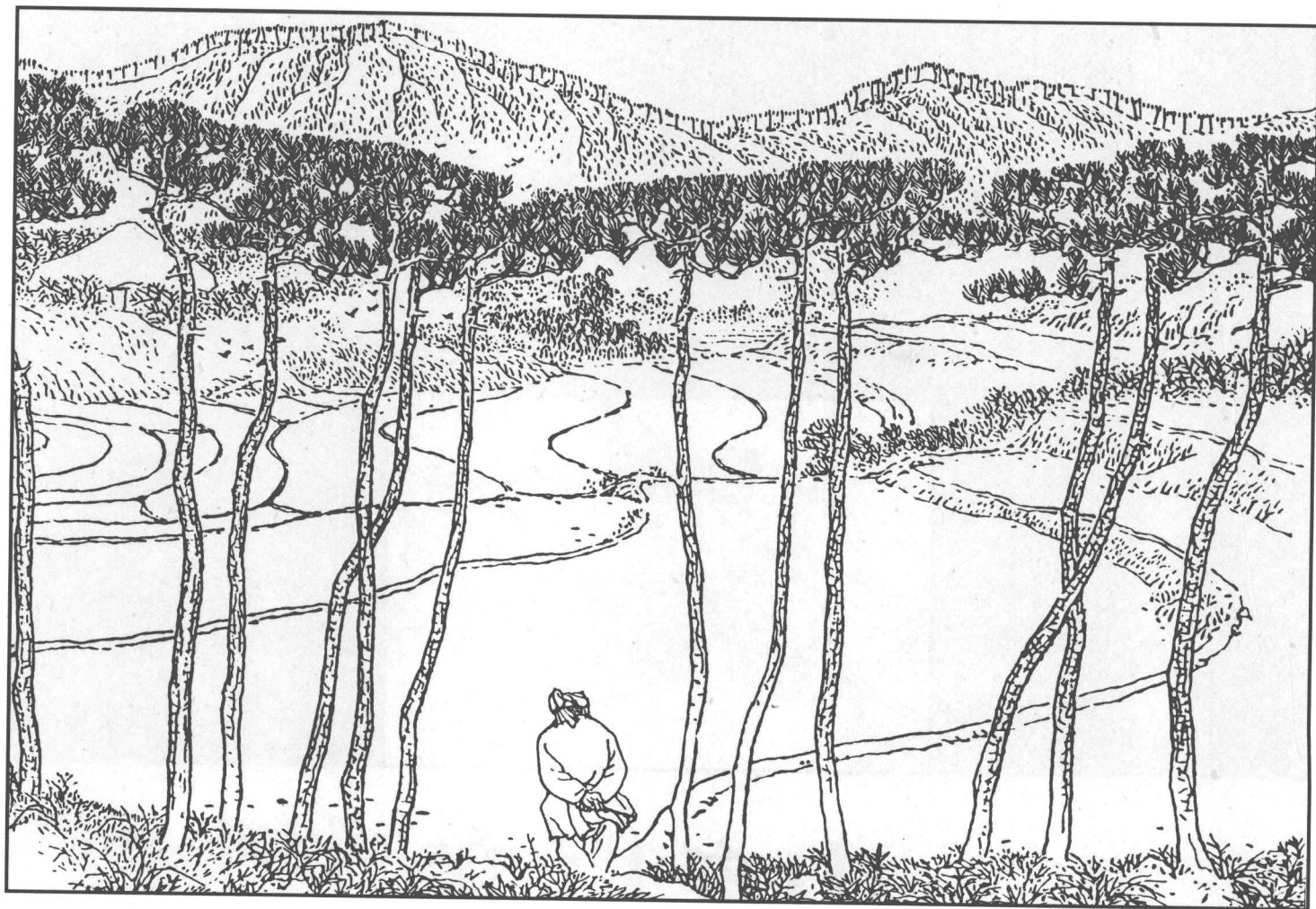
根据周立波同名小说

董子畏 改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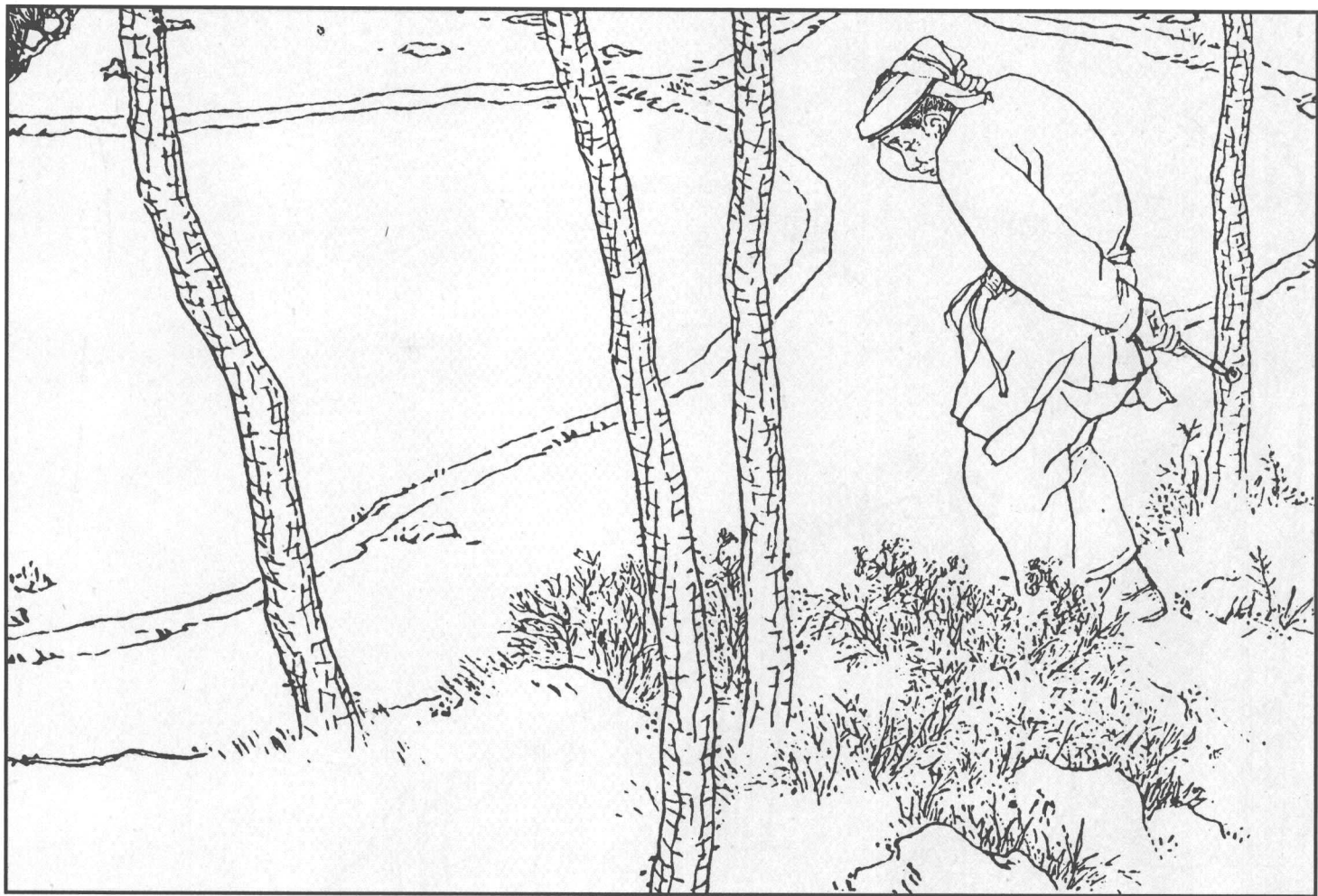
贺友直 绘画

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 1961年第1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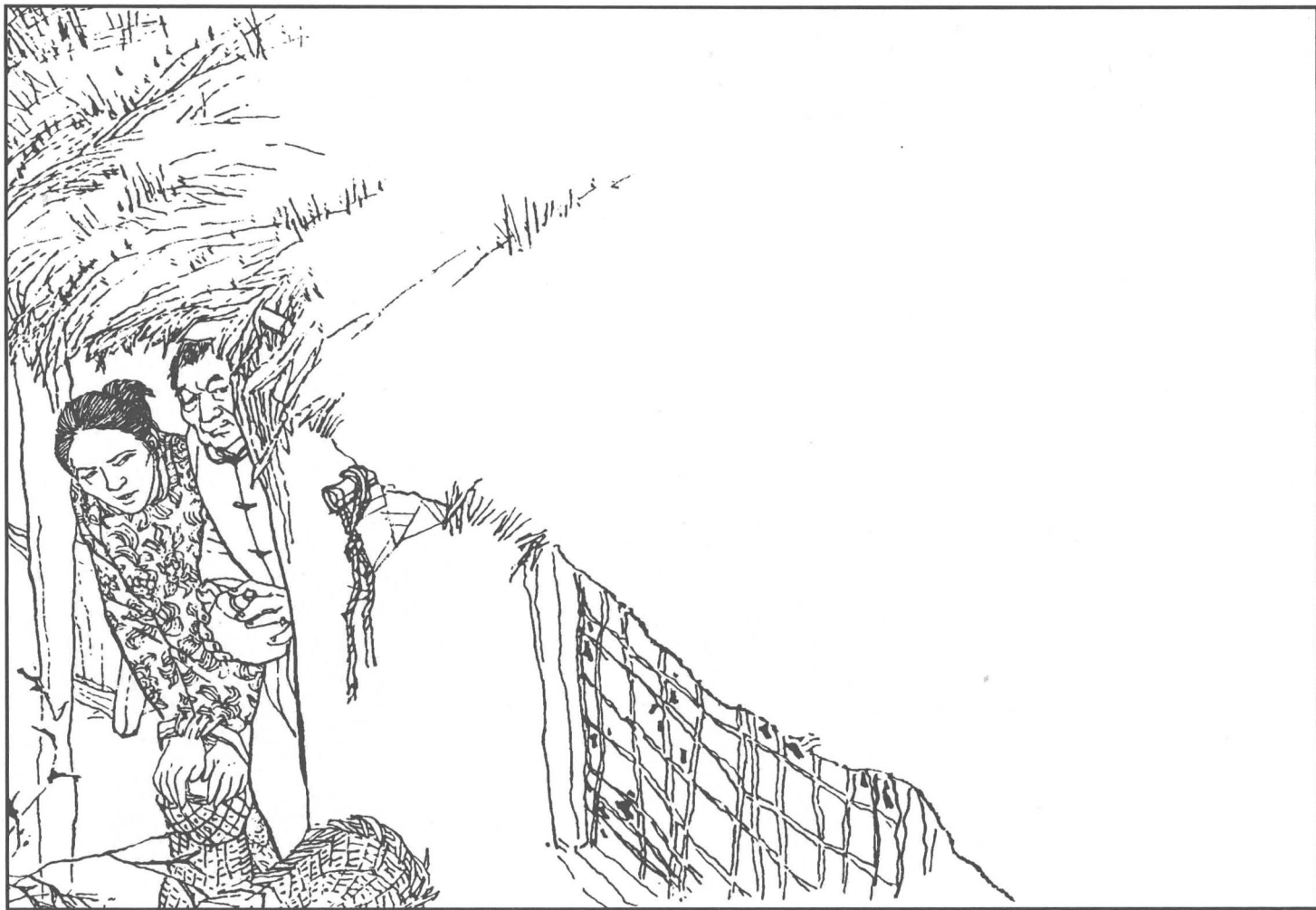
1955年冬，湖南某县团委副书记邓秀梅，来到清溪乡帮助这里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她依靠当地干部和群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工作，逐步解决了全乡在合作化道路上遇到的种种矛盾冲突，终于使整个山乡发生了巨变。



（原第 274 幅）亭面糊是往龚子元家里去的。他一边走，一边运神：“天下穷人是一家，不管乡亲不乡亲，穷帮穷，理应当……”他又默神：“非亲非故，平日又没得来往，总不能开门见山，一跨进门，就劝他入社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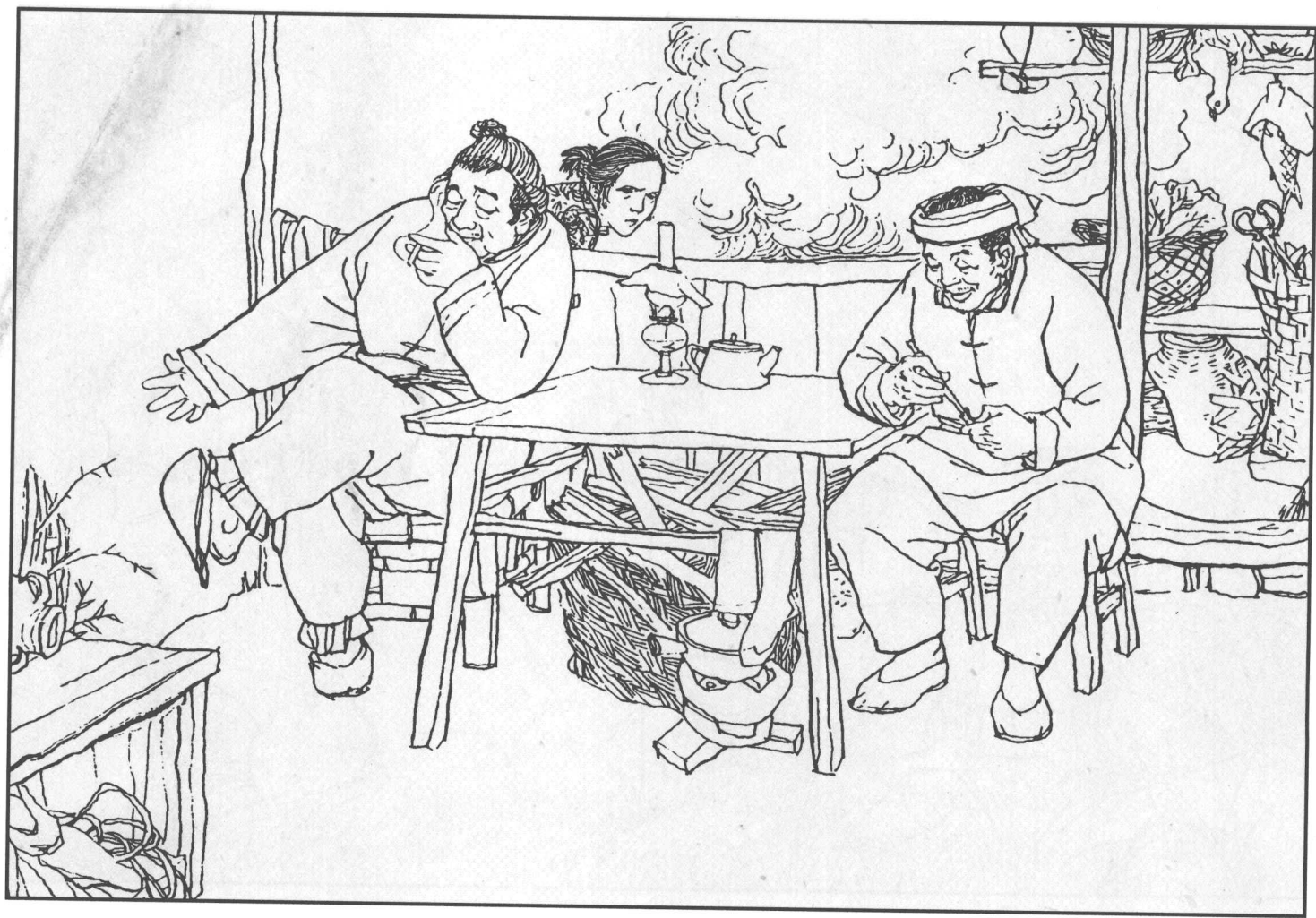
（原第 275 幅） 他低下脑壳，看见路边一些蓝色和白色的野菊花，想起龚子元会挖草药，肚里便有了主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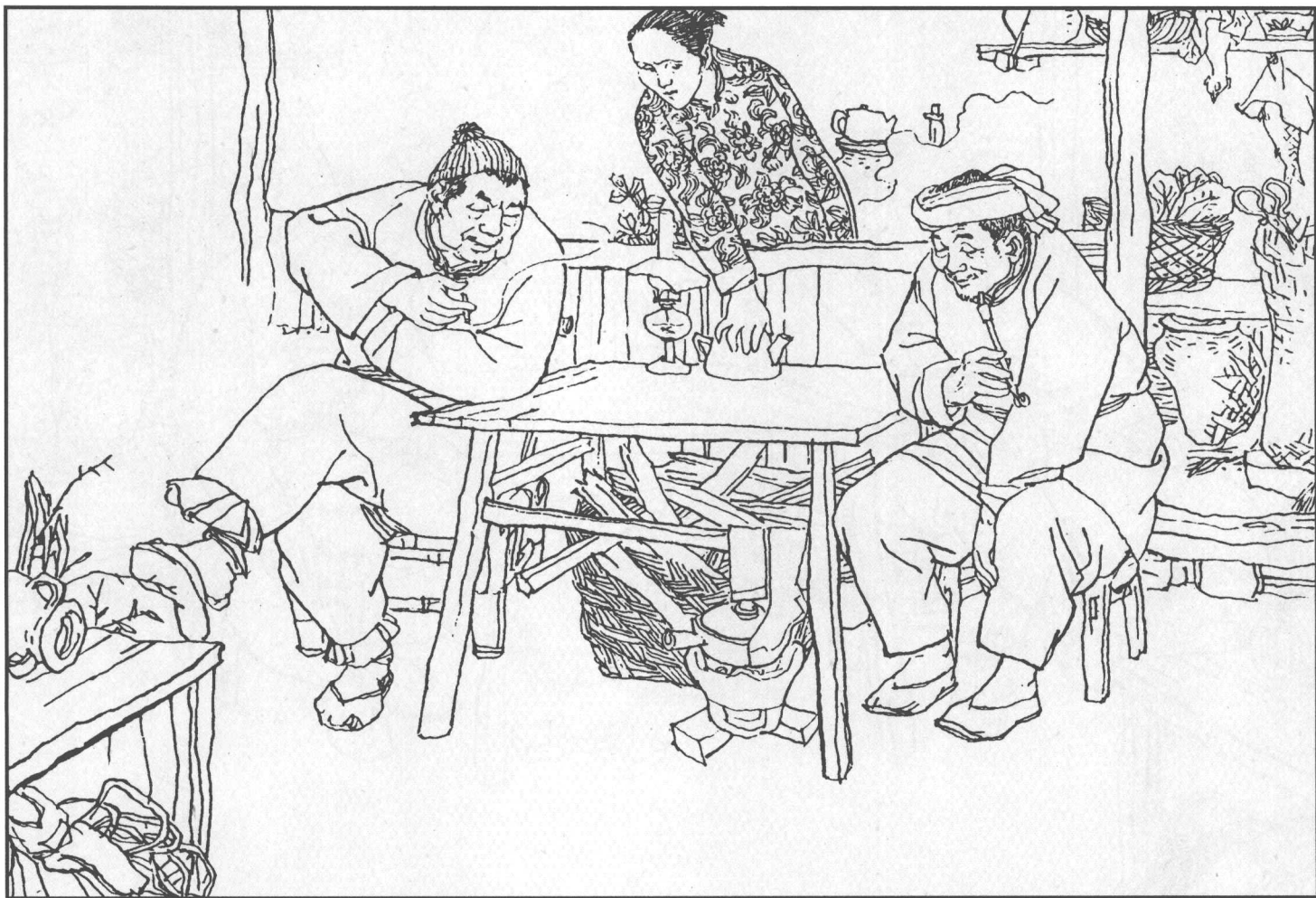
(原第 276 幅) 龚子元的茅屋，坐落在一座松林山边上。外边来了人，站在堂屋里，老远就望得见。当亭面糊走近村子西边的时候，就被龚子元夫妇看到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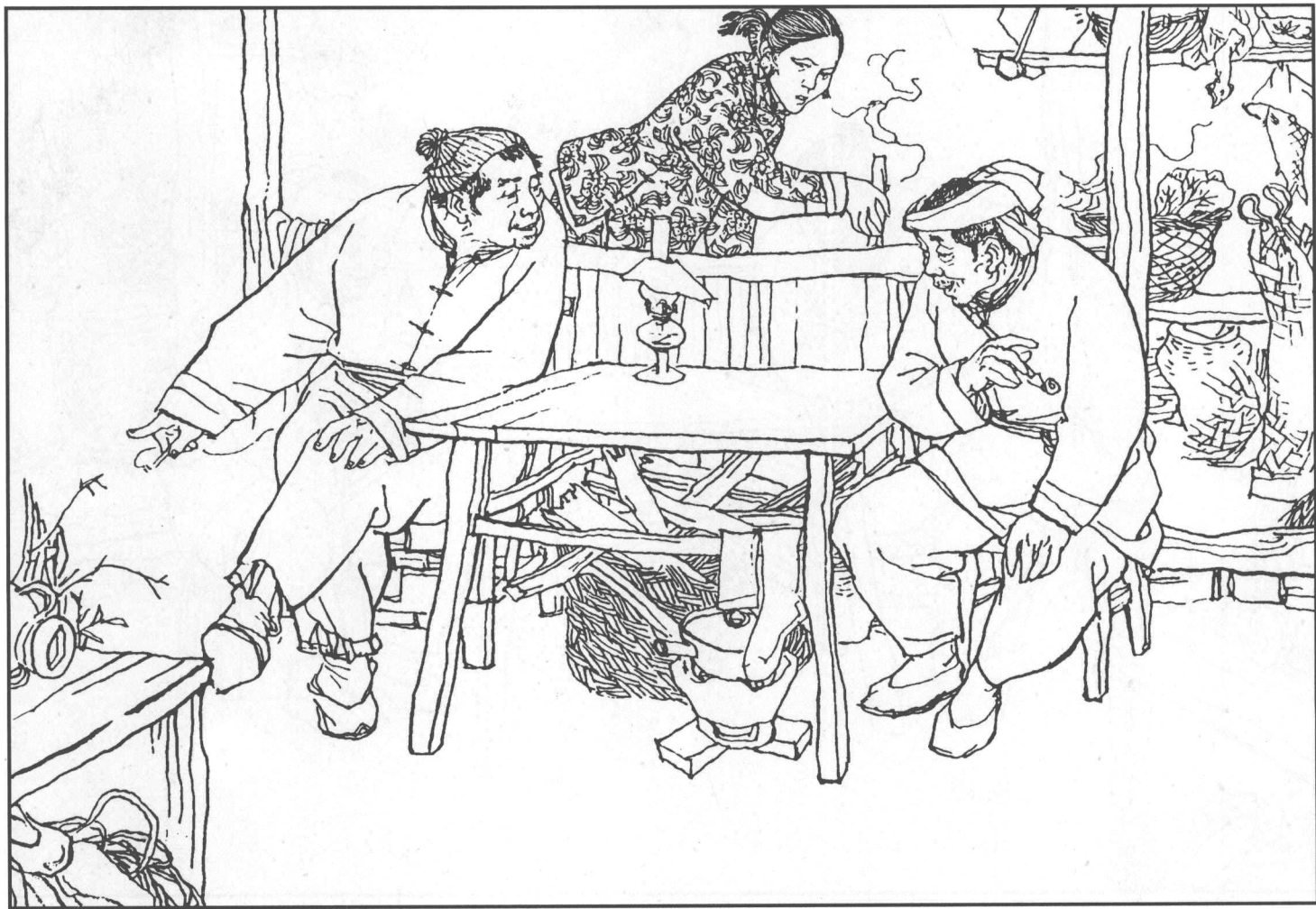
（原第 277 幅）龚子元一见他进来，就招呼道：“老亭，稀客呀，今天怎么舍得过这边走走？”亭面糊按照既定的程序说：“我想请你挖副草药子，我的腰老痛。”龚子元满口应承：“那好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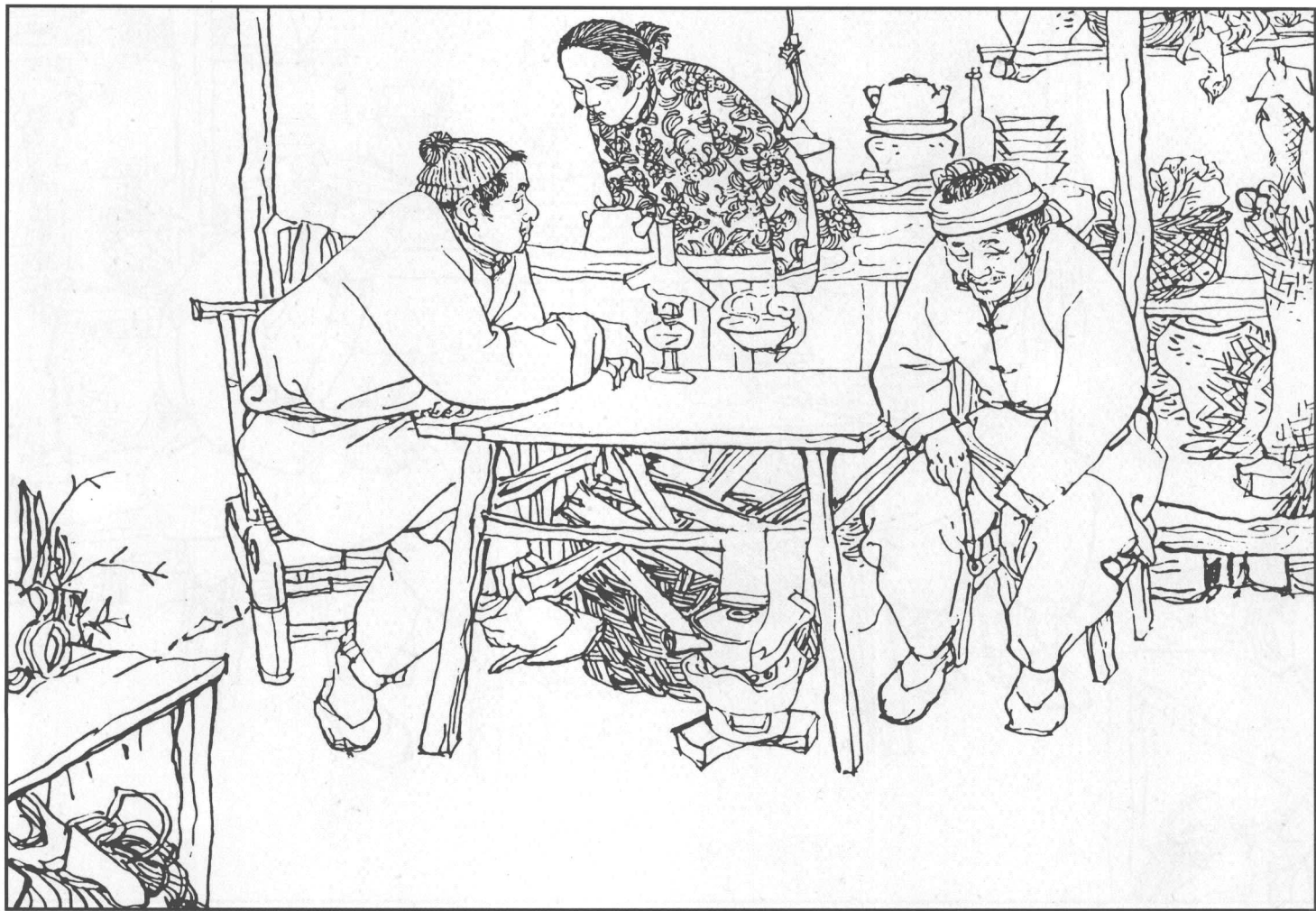
(原第 278 幅) 他吩咐堂客烧茶，一面泛泛地说：“天有点凉了。”一面暗暗地留神，察看对方的脸色。亭面糊说：“还好，还没进九，一到数九天，就有几个扎实的冷天。热在三伏，冷在三九。”



(原第 279 幅) 谈了几句，话就停止了。



(原第 280 幅) 亭面糊没话找话地发问:“你喂了猪吗?”“有只架子猪, 跟我女屋里缴伙喂的。”“你女屋里在哪里?”“在华容老家。”……龚子元暗想: 光要点草药, 不是这神色, 看样子, 一定还有别的事。



(原第 281 幅) 谈了几句，话又停止了。